

〈我在永遠及其他〉

大龍對我說，姊姊，這些一車真的裝不下好不好？

大龍是專業搬家工，當然我不是他的姊姊。這邊的「姊姊」，是用來表示服了你、拜託你、求求你的意思。通常以「姊姊」開頭的句型，都會用「好不好」結束。

例如，將近十年前，我哥也這麼對我說過。

姊姊，這些書真的很重好不好？

那是7月4日，大學聯考結束的隔天，我從住了三年的學生套房，要搬回家裡，然後等待成績單，等待分發，等待命運把我送到哪一個新城市。我第一次知道，什麼叫做把生活痕跡連根拔起，清空屋子，繳回鑰匙，拿回押金，關上門，與這個屋子永遠不再有任何關連。

凡丟棄的錯過的，不再追悔

高中三年，除了少量的日用品與衣物，家當只有書而已，我連打包都省。看著手腳俐落的哥哥，一趟一趟把房間裡的東西啪搭啪搭往借來的九人巴裡疊，感覺虛弱。我從小對灰塵過敏，正好順勢縮成一個遜咖，在旁邊抽著鼻涕揉著眼睛，拍打不斷冒出來的紅疹。多年之後我知道，那種虛弱，不是鄉愁，不是捨不得，而只是告別。告別的力氣太大時，產生反作用力讓人虛弱，但它很快就會隨著搬到新地方而結束。

回家卸下日常物資，原車載著那座功成身退的書山，直驅回收場。書山主要由名為「大同資訊」的函授教材堆成，90年代它在中彰投地區叱吒一時，堪稱前幾志願良藥。回收場阿伯一看，也知道用小秤子分次秤會秤死人，遂指揮哥哥把車開上地磅，秤第一回，再把所有的書卸下，秤第二回，兩回數字相減。就這樣，用曹植秤大象的方法，得知我一共唸了一百公斤的書。廢紙價格一公斤一塊錢，賺到一百元，哥哥載我到夜市外帶了一份牛排。高中三年外宿生涯，以一客夜市牛排做結。

後來聽住在市區同學說，他們把參考書拿到舊書攤賣，暑假玩樂的費用都有了。我的吃牛排就吃光了，是怎樣？

這個故事告訴我一件事，凡丟棄的錯過的，不再追悔。

接著，住進我這輩子住過最昂貴的地段，台北市大安區。師大路六人一室宿舍，上面是單人床、下面是衣櫥與書桌，六張書桌擺六台巨無霸電腦，冬天正好當暖爐；夏天六張床上只得再擺上六台小電扇，有時翻身一腳踢飛電扇，熱醒了，再爬鐵梯下床撿上來。床沿欄杆為多功能曬衣桿，在床上看書聽音樂，門口有人外找，撥開幾層衣服探出頭來，不足為奇，房間裡永遠都有將乾未乾的洗衣精味。最要命的是門禁，十二點大門一扣，只有選擇按鈴叫醒兇巴巴舍監，簽名蓋印，讓遠方的父母收到一張貴子弟遲歸的通知單，或者流落街頭。

做為一群無賴是這麼快樂

大我們幾屆的學長 A 與 W，在對岸永和租了房子，文化路巷子裡的頂樓加蓋，成為一堆半夜不回宿舍的孤魂野鬼的收容所。常常學長領了家教費，在冒著白煙的米粉湯攤子，精準切出一盤盤嘴邊肉、油豆腐、大腸粉腸肝月連，佐很多很多啤酒，打屁嘻鬧，直到凌晨。

有次音量過大，鄰居報警，警察站在樓下按電鈴，結果，頂樓加蓋哪有電鈴，警察大概選了最高樓層那顆按下去，毫不留情的一長聲，換來睡眼惺忪的阿桑往窗外喊：不是阮啦！是樓頂的學生仔啦！我們憋笑憋到快得內傷。

在永和，做為一群無賴是這麼快樂。

終於我也有了外宿權，升大四的暑假，與社團同學合租得和路上的四樓公寓。這時，我已經不怎麼虛弱了，板橋土城三重等多處家教，練就了機車本領。搬家，就用機車一趟一趟載。

那個暑假，台北市開始實施垃圾隨袋徵收，聽說很多台北市民會在半夜，把家裡垃圾運到對岸去丟，遂多增一臨檢項目，驗垃圾。偏偏我的搬家利器就是大黑垃圾袋，有次在永福橋正中央被警察硬生生攔下，垃圾袋被打開來檢查，裡面有一床冬被、衣架、電腦磁片、鍵盤滑鼠，花花綠綠看起來的確也很像垃圾。

安家落戶完畢，樓下一邊是六合市場，另一邊是全國最多小學生的小學，清晨兩大陣營噪音轟炸，不受其擾，還浪漫想著，好有永和味啊。

這時，對家的稱謂，愈來愈曖昧。接電話被問在哪，回答我在宿舍，對方會說，妳不是搬出來了嗎？如果回答，我在家，對方會問：妳回中部了喔？

後來，乾脆一律說，我在永和。

A 與 W，後來一個要去美國，一個要去英國。我們在橋下的河濱公園幫他們送行，用歌、酒與花火。喝到半醉，點仙女棒玩起三個願望，我說，我要永遠自由。馬上被打槍，你也太貪心了。

我那時想，很快，有一天，四坪分租雅房中的書櫃、書桌、床、衣服、書，都會被壓縮成一只箱子，我會像 A 與 W 一樣，從這個小市鎮飛出去。

結果，我只是在這個小市鎮裡，把家當從十個箱子，變成二十個箱子，三十個箱子，成為一個人要用十二個杯子八組床單六雙室內拖鞋那種女生。並且，帶著這些箱子，從福和橋邊，搬到永福橋邊，再搬到中正橋邊。

我們這些永和租屋族

永福橋邊的永和市公所商圈住最久，住過永貞路巷子和福和路上老公寓。那時編劇朋友也搬來永和，與我住得近。近的程度我想是每次颱風過後，我聽到社區廣播聲傳來「永福里辦公室報告停在橋上的車子請開走」時，他應該也都聽的到。

他住在中興街巷子裡的頂樓加蓋，因為搬來時很窮，家徒四壁，幸而一壁塗成地中海藍，添了一點文藝青年氣息。等到不那麼窮的時候，我們經常去吃竹林路小火鍋。

後來社會學研究生朋友也搬到環河東路，在南京東路住好幾年的他，還不熟悉左岸的光影，天天拿相機測著堤岸的天光。他的心得是，永和連誠品都有永和味。

我們這些永和租屋族，唯一會認識的永和人都是我們的房東，與房東們交涉，鍛鍊我們在社會打滾的本領，見識社會人心險惡。第一類房東大多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，或是經濟起飛年代舉家北上的中南部人，經過半生勞碌終於有了第二戶有電梯和管理員的房子，就把舊房子出租，這是最單純的房東。另一類則是不知何處殺出的勢力財棍，簽約時笑臉盈盈，之後漏水不修；約滿時押金東扣西扣，打死不退，或者突然要賣房子，請我們提早搬家。

在永和每隔半年到一年搬一次家，看紅紙招租看板竟成了習慣，就算沒有找房子的迫切，竹林路網溪國小前、永貞路美麗華戲院對面、保生路太平洋百貨斜對面的看板，走過路過總不會錯過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住在永和的五、六年裡，我只有少數的時間在通勤上班，大部分時間，就在永和亂走一通，永和巷弄如迷宮，走都走不完，走路時，抬頭看看哪家貼租，竟也成習慣。

常看到哪家陽台擺滿漂流木裝飾，在心裡喊，哇藝術家。看到哪家整面玻璃窗外推，麻紗窗簾若隱若現，哇豪宅。看破破爛爛一排眷村式二樓公寓，哇好有fu。

交雜錯亂，拼貼無序的永和，造就出我抬頭轉頭隨處可哇的本事。

在永和住久的人，方向感也會變得特別好，一旦分得清楚永和的中和路，中和的永和路，永和的中山路與中正路，中和的中山路與中正路。在這世界上，大概就不怕迷路了。

這一次，要搬出永和

我在永和住的最後一站是環河西路社區大樓的十七樓。搬來遷去，終於住到所謂河岸第一排，但陽台的 view，並不正對新店溪，而是朝內，正對永和全景。即，密密麻麻挨挨擠擠的四、五樓公寓；家家戶戶頂著紅色藍色鐵皮屋頂；清晨巷弄裡有傳統早餐店傳出的豆漿燒餅味；半夜平價快炒海產攤有被扛出來上救護車的兄弟。永和味。

然後，我又要搬家了。這次不一樣的是，要搬出永和。

前面幾次搬家，因為沒錢，路程又近，可靠好用的搬家工，都是妹妹、學姊、學妹的男朋友。如果是自己交往很久的男朋友，大概會為了冰箱裡稀爛的一塊豆腐乳要不要丟而吵架，而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會發現媽呀原來妳這麼邋遢，兩者都會引發分手，且會拖累搬家進度。所以，別人的男朋友用不完，搬完家，請吃飯喝酒，也算新居誌慶。

但不知道是不是我帶衰，幫我搬過家的這些男朋友們，都紛紛與他們的女朋友們分手了。新男朋友們上任前大概沒有交接到「每半年到一年不等幫衰小劉梓潔搬家」這項任務，於是，專業搬家工大龍和小龍就出現在我面前了。

他們兩個都屬龍，阿美族的大龍三十歲，泰雅族的小龍十八歲。自我介紹之後，大龍環顧屋子，然後對我說，姊姊，這些一車真的裝不下好不好？

最後，好心的大龍小龍，幫我載了兩趟，不加錢。我的家當是兩車三噸半卡車。送走他們，不自覺地哼起，送 A 與 W 出國的那年夏天，我們在橋下唱的歌，陳昇的〈一百萬〉，「外頭生活若不快活，就要趕緊、趕緊返來咯。」